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卷十五

程千帆題 



麗文文化事業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卷十五

程千帆題



麗文文化事業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 張高評主編.-- 初版.-- 高雄市：麗文文化，2014.07 印刷
面；公分
ISBN 978-957-748-577-9（全套：精裝）

1.宋代文學 2.文學評論 3.文集

820.905

103013458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卷一～卷十五）

（附：宋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初版二刷・2014年7月

編輯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編委會
主編	張高評
發行人	楊曉祺
總編輯	蔡國彬
出版者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80252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57號2樓之2
電話	07-2265267
傳真	07-2264697
網址	www.liwen.com.tw
電子信箱	liwen@liwen.com.tw
劃撥帳號	41423894
臺北分公司	23445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41號
電話	02-29229075
傳真	02-29220464
法律顧問	林廷隆律師
電話	02-29658212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5692號

ISBN 978-957-748-577-9（精裝）

 麗文文化事業

定價：12000元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第十五期

- 顧問 (依姓名筆畫為序)
- 王水照 (復旦大學)
- 朱靖華 (人民大學)
- 張健 (臺灣大學)
- 傅璇琮 (清華大學)
- 黃啓方 (世新大學)
- 曾棗莊 (四川大學)
- 楊松年 (新加坡大學)
- 楊海明 (蘇州大學)
- 龔鵬程 (佛光大學)
- 主編 張高評 (成功大學)
- 副主編 王偉勇 (成功大學)
- 編輯委員 (依姓名筆畫為序)
- 內山精也 (日本早稻田大學)
- 王兆鵬 (武漢大學)
- 王次澄 (中央大學)
- 朴永煥 (韓國東國大學校)
- 艾朗諾 (美國加州大學)
- 衣若芬 (中央研究院)
- 何寄澎 (臺灣大學)
- 沈松勤 (浙江大學)
- 周裕鍔 (四川大學)
- 孫克強 (南開大學)
- 淺見洋二 (日本大阪大學)
- 莫礪鋒 (南京大學)
- 陳友冰 (安徽社會科學院)
- 陶文鵬 (中國社會科學院)
- 費君清 (紹興文理學院)
- 黃文吉 (彰化師範大學)
- 詹杭倫 (人民大學)
- 盧慶濱 (英國倫敦大學)
- 鍾振振 (南京師範大學)
- 韓經太 (北京語言文化大學)
- 助理編輯 張瑋儀、邱詩雯 (成功大學)

《叢刊》發行十五期（代序）

最近，為了執行研究計畫，看了不少創意、創新的書籍。其中王國安《換個創新腦》一書，有許多發人深醒的提示，如：「掙脫習慣，轉換思路，可以發現許多好辦法、好途徑」；「創新，首先是破除老規矩、老制度、老辦法、敢於破，才能善於立」；「創造性思維的重要意義之一，在於發現新事物、新市場和新方法。通過創新，我們就會找到一個更廣闊的天地。」這些觀念，對於學術研究或產品開發，同樣具有啓發意義。

經驗形成傳統，傳統造成習慣；經驗、傳統，外加專業、權威，最容易形成習慣性的思維定勢，人云亦云，盲目信從，最為創新之障礙，創意之阻力。試看飛機研發之歷史，即可證明上述觀點。十九世紀時，科學家開始研究人類飛上天空的可能，著手研究飛機。當時，強大的反對力量，居然來自當時之科技名流，如法國天文學家勒讓德、德國大發明家西門子、物理學家赫爾姆霍茨，美國天文學家紐康。異口同聲認為：企圖製造一種比空氣沈重的機械，送上天空飛行，是永遠不可能的；飛機根本無法離開地面，根本上不了天云云。由於科學大師與學術權威的堅決反對，金融界、工業界不支持、不合作，所以飛機研製陷入無法突破之困境。結果，1903年，學歷不高、自學有成之美國萊特兄弟，不在乎權威的反對，科學大師的譏諷，細心觀察飛鳥之體態結構及翅膀動作，勇於獨立思考，終於取得突破性之成功。學術界也有不少大師和權威，值得景仰，但不必盲從迷信，亦步亦趨。我們應該打破思維定勢，發揮創新思考、獨闢蹊徑。畢竟，批判性、變通性、獨創性、敏捷性、廣闊性，才是創造思維必備之特質，也是有別於恪守傳統，拘泥於慣性思維之處。

十五年前，宋代文學之研究，相較於唐代文學、六朝文學，可謂孤寂冷清，唯宋詞研究一枝獨秀。北京大學主編《全宋詩》72冊，四川大學主編

《全宋文》360 冊，上海師大主編《全宋筆記》100 冊；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10 鉅冊，《遼金元詩話全編》4 冊；外加程毅中主編《宋人詩話外編》2 冊、王水照主編《歷代文話》10 鉅冊，吳熊和主編《唐宋词匯評》（兩宋卷），金濤聲《李白資料彙編》（唐宋之部），李賀、李商隱、張孝祥等研究資料彙編之出版，以及宋代大家名家詩集文集之點校印行，有關兩宋遼金之文學與文論，薈萃成編，於斯為盛。另外，四川大學古籍所又編纂許多宋代研究之工具書，如《宋文紀事》、《中華大典·文學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宋集珍本叢刊》、《宋會要輯稿》點校檢索、《宋人年譜叢刊》、《中國地方志宋代人物資料索引》、《宋僧錄》等等，更造成宋代學術研究諸多便利。

可以預期：未來不出十年，宋代文學研究，勢將熱絡可期。為什麼呢？

文獻薈萃，材料易得；猶山珍海奇，羅列當前。巧婦固然可以大展才藝，新手亦不患無米可炊。職是之故，十五年前，為提倡宋代文學之研究，在一種散播感恩的機緣下，筆者創立《宋代文學研究叢刊》，廣獲海內外學者愛護支持，今已發行十五期。共刊登 300 餘篇論文，其中宋詞研究最多，其次為宋詩；而宋文、宋賦、宋四六、宋小說、宋戲劇，較為冷清寥落。翻檢本《叢刊》，宋代文學研究之趨向，可以瞭如指掌。由此觀之，可與四川大學古籍所之《宋代文化研究》、宋代文學學會之《新宋學》、《宋代文學研究年鑑》，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學宋代詩文學會之《橄欖》，相互媲美比肩，皆是宋代文學研究之推廣刊物。老中青三代學者，在此同臺較藝，海內外學術同道，在此「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經由切磋琢磨，可以讓宋代文學之研究成果更加璀璨奪目，發微闡幽更加周賅盡致。何況，它是舉世無雙之斷代文學研究專刊。茁壯成長，都有待大家之持續關愛。

本期共刊登十九篇論文，通論凡九篇，多採宏觀論述：曾棗莊先生〈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之世〉，為繼王國維、陳寅恪、鄧廣銘之後，論述兩宋文明之力作。淺見洋二〈「焚棄」與「改定」〉，從或棄或取之視角，論述宋代別集之編纂和制定。內山精也〈日本 80 年代以降的宋代文學研究〉，從

研究論著，期刊論文、影印資料、選文、譯注，述說日本學界對宋詩、宋詞、宋文之研究概況。鞏本棟〈宋人撰述流傳麗、鮮兩朝考略〉，節選其中之「集部考略」，以見宋人撰述於高麗、朝鮮時代流傳之盛況，漢籍之傳播，域外漢學之研究，皆值得參考。朱剛〈「理趣」說探源〉，就語源學觀點，推究「理趣」源於般若學、唯識學；而「趣」字，在批評史上有更深刻和豐富的理論含義。張高評〈詩畫相資與創造思維〉，從畫中有詩與比興寄託、詩中有畫與再現藝術、詩畫相資與創意組合三方面，論述宋代詩畫美學之跨際會通。王兆鵬〈宋詞三變說〉，論述宋詞一變於柳永，從貴族化走向通俗化；二變於東坡，從歌曲化走向文學化；三變於南渡，從超功利走向功利化。王曉驪〈性別融合與唐宋詞的文學個性〉，從性別融合，談唐宋詞之審美理想、創造力來源，又從性別融合，論述唐宋詞之三大抒情範式。曹辛華〈民國時期的宋詞選本考論〉，就民國詞選 163 種，分析其選型，論說其分期特徵，由此可窺宋詞之傳播與解讀、詞史之新變與體現，有利於詞學史之研究與參考。

研究文學評論與文學思想者，有四篇：楊良玉〈胡舜陟詩論〉，研究胡仔之父之詩論；歐明俊、陳堃撰文，則綜述李清照〈詞論〉之成果。杜若鴻〈「文」與「道」之間〉，釐清韓愈與歐陽脩之文學思想；劉軍政〈《草堂詩餘》與明代詞學思想〉，考察本色詞風，依譜填詞與樂府之變。其他，有關宋詞研究尚有兩篇：其一，崔海正教授對晏幾道詞之研究綜述；其二，趙維江教授對詹安泰研究宋詞藝術論之考評。古文研究一篇，鄭芳祥專就李綱〈迂論〉一文，探析歷代君臣之遇合。此外，尚有曹志平為李文儀編排年譜，方星移為汪藻之永州作品考證繫年。葉燁論文一篇，探討北宋入仕文人之家庭日用、成員贍養、居住、交通、婚嫁、喪葬之花費，以推測其經濟狀況。各從不同面向，不同文類考察宋代文學，各有所見，多值得參考。

本《叢刊》創刊於 1995 年 3 月，第一、二期應感激林壽宏教授之協助及玉成。第三期開始，得高雄市麗文文化事業楊麗源董事長贊助出版，一直到本（第十五）期，前後十二年十三期，在此表示由衷之感佩，感謝他的贊

裏，佩服他對學術文化的支持。由於學術期刊成本高，市場銷售成績向來不佳，所以麗文文化事業機構對本刊之贊助，到本期將畫下圓滿之句點。多謝楊麗源董事長十餘年來的成全，多謝麗文文化事業機構不遺餘力的配合，謝謝。當然，惠賜大作及支持本刊之學者讀者，也一併致謝。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張高評 誌於成功大學中文系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十五期）

目次

《叢刊》發行十五期（代序）·····	張高評·····	I
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之世·····	曾棗莊·····	1
「焚棄」與「改定」——論宋代別集的編纂或定本的 制定·····	淺見洋二·····	17
日本 80 年代以降的宋代文學研究——以詞學及詩文 研究為中心·····	內山精也·····	47
宋人撰述流傳麗、鮮兩朝考略·····	鞏本棟·····	83
「理趣」說探源·····	朱剛·····	121
詩畫相資與創造思維——宋代詩畫美學與跨際會通·····	張高評·····	139
胡舜陟詩論·····	楊良玉·····	179
「文」與「道」之間——韓愈與歐陽修在文學思想史 的角色釐清·····	杜若鴻·····	207
宋詞三變說·····	王兆鵬·····	225
性別融合與唐宋词的文學個性·····	王曉驪·····	235
近二十年（1986-2006）晏幾道及其詞研究述要 ·····	崔海正、李好·····	249
李清照〈詞論〉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歐明俊、陳堃·····	261
民國時期的宋詞選本考論·····	曹辛華·····	287
李之儀年譜簡編（下）·····	曹志平·····	333
北宋入仕文人的日常開支與其經濟狀況·····	葉燁·····	353

詹安泰宋詞藝術論述略·····	趙維江、易淑瓊··	375
汪藻永州作品繫年考·····	方星移··	385
《草堂詩餘》與明代詞學思想·····	劉軍政··	397
李綱〈迂論〉「君臣關係」議題探析·····	鄭芳祥··	411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目次（1 - 14）·····		439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稿約·····		452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論文格式·····		453

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之世

四川大學古籍所 曾棗莊

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階段，是由中古轉入近代的開始。宋代生產力的發展水準超過了唐代，生產關係和社會階級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宋代文化輝煌燦爛，居於當時世界的最前列，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科技以及學術文化的其他領域，都碩果累累，群星爭耀。關於宋代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朱熹認為「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楚辭後語》卷六）。史堯弼《策問》認為：「惟吾宋二百餘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陸游〈呂居仁集序〉認為：「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這不是宋人自吹自擂，後人也幾乎也持同一看法。今人陳寅恪先生〈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于兩宋之世。」為什麼說華夏文化造極于兩宋之世？宋代文化為什麼能夠跨越百代，超過漢唐呢？這就是下面所要回答的問題。

一、華夏文化造極于兩宋的種種表現

政治上，宋代形成了中國歷史上乃至當時整個世界最完備的文官政治。宋代歷朝不僅宰相及政府各部用文臣，而且用文臣掌軍，擔任各級地方官吏。太祖對趙普說：「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余，分治天下，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宋王朝長達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堪稱「三代以下治安所無」（洪邁《容齋隨筆》卷五）。這與宋王朝限制武將、宦官、後族專權等一系列鞏固

統治的措施是分不開的。但這些措施，有些也是雙刀劍，特別是對武將的過分防範，既有利於結束晚唐、五代以來的分裂割據，但又使南北宋實際從未完全統一過中國，最後是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

哲學上形成了程朱理學。漢、唐儒學解經，重名物訓詁，宋儒解經重義理性命之說，故被稱為理學或道學，後人又稱為新儒學。《宋史》在〈儒林傳〉外，專設〈道學傳〉，就說明了道學與此前的儒學有較大的區別。程頤說：「今之學者歧而為三，能文者為之文士，談經者泥為講師，惟知道者乃儒也。」（《二程遺書》卷六）他所說的「談經者」即古之儒士，「知道者」即宋代的道學。宋初陳搏的《先天圖》、《太極圖》已開宋代理學的先河，其後胡瑗、孫復、石介有「宋初理學三先生」之稱。但理學的真正創始人是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直至南宋朱熹始集其大成。理學是宋代文化的突出特色，對宋、元、明、清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各個領域無不打上理學的烙印，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占統治地位的思想。

宋代的史學特別發達。《春秋》之後，中國最重要的編年體史書為宋代司馬光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鑑》，從先秦至宋前，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是宋以前的編年通史。全書體例謹嚴，結構完備，文字質樸簡潔，敘事清晰，文筆流暢，不僅具有史學價值，而且富於文學色彩。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都是編年史名著。中國史書的又一種寫法為紀傳體，始於司馬遷的《史記》，以後歷代相襲，成為中國的正史。歐陽修撰有兩部正史，即《新唐書》和《新五代史》。南宋還產生了紀事本末體史書，以重大歷史事件立目，獨立成篇，各篇又按事件的時間順序撰寫，這就是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此書影響很大，繼踵者很多，有《左氏傳事類始末》、《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現已形成完整的系列。

宋代科技也很發達，沈括博學多聞，對天文、地理、典制、律曆、音樂、醫藥等無所不通，所著《夢溪筆談》被英國的李約瑟博士譽為中國科技史上的里程碑。北宋另一位大科學家是蘇頌，他對中國的天文學和醫學都作出了巨大貢獻。宋代還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雕版印刷普遍使用，故宋代圖書的撰著和流通均大大超越前代。翻開任何一部古籍目錄，都不難發現，

無論經史子集，一至宋代就陡然增多，宋人著作流傳至今者有五千餘種。正如《宋史·藝文志序》所說，當時「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累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

宋代文學更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宋詞最能代表宋代文學的特色，王國維《宋元戲劇史序》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宋詩在唐詩的基礎上別樹一幟，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於唐詩的風貌。從南宋起在中國文學史上長期存在的唐宋詩之爭，說明宋詩取得了可與唐詩抗衡的地位。中國是詩的國度，也是文的國度。宋文數量很大，《全宋文》現已出齊，全書共360冊，8345卷；含宋文作者9178人，收宋文178292，字數達一億一千多萬字，是《全唐文》的十一倍，是先秦至宋以前文章總和的七倍。宋文諸體漸備，舊有文體有了新的變化，並出現了不少新興文體，如詩話、詞話、筆記、日記、楹聯、話本小說、雜劇和南戲等。宋文風格多樣，流派紛呈，名家輩出，名作如林，所謂唐宋古文八大家，宋居其六就是明證。如果說宋詞最能代表宋代文學特色，那麼宋文則最能代表宋代文學的成就。

宋代藝術的各個領域頗富創新精神，書法有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蔡襄，一說蔡京）四大家。繪畫有以蘇軾、文同為代表的文人畫湖州畫派。宋人對音樂也有深入研究。范鎮在音律問題上曾同司馬光反覆爭論，僅〈與司馬溫公論樂書〉就多達十四篇。徽宗專設大晟樂府，使詞從民間和文人詞取得國家樂府的正式地位，影響甚大。隨著宋朝城市經濟的繁榮，戲曲藝術也很繁榮。北宋京城開封是「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在開封城內，有大小勾欄五十餘座，上自皇帝近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喜觀看雜劇，一台《目連救母》，連演七十八日，觀者如堵。北宋滅亡後，部分藝人被擄北去，部分藝人流落到江南，杭州的勾欄瓦肆更是鱗次櫛比，規模數量都遠遠超過開封。一些戲劇史說宋代只有宮廷演出的記載，沒有民間演出的記載。而南宋周南的《劉先生傳》生動反映了當時街頭演出的盛況，為我們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南宋戲劇史料：演員共五人，三男二女，演出場所皆為市人會聚之地；演出帶為有娛樂性（「資旁觀者笑」）、營業性（「自一錢以上皆取」），這與今天民

間藝人的街頭演出很相似。

二、宋代諸帝的嗜好與宋代文化的繁榮

華夏文化為什麼能夠造極于兩宋之世呢？宋代文化繁榮的原因很多，中唐以來的社會變革，特別是庶族地主取代門閥地而登上政治舞臺，工商業的發展，特別是唐代文化的繁榮，都是宋代文化繁榮的原因。而宋主好文也是重要表層原因之一，「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痍；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後漢書》卷二四〈馬廖傳〉），所謂上有所好，下必更甚。

宋代開國之君趙匡胤，頗似漢代開國之君劉邦，經歷了一個從輕視儒生到重視儒生的過程。他擴展汴京外城，親自規劃，到朱雀門察看，指著「朱雀之門」的匾額問宰相趙普：「何不只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趙普回答道：「語助。」太祖笑道：「之乎者也，助得什麼！」（《湘山野錄》卷中）吳越王錢俶致書趙普，並送海物十瓶，恰逢太祖幸其第，命啓瓶，結果全是黃金。趙普十分惶恐，說：「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卻之。」太祖笑道：「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涑水紀聞》卷三）南唐詞臣徐鉉因修職貢入朝，需差伴臣。徐鉉以博聞雄辨聞名江左，宰相找不到與之相當的人選，太祖卻差一個文盲去作伴臣。徐鉉詞鋒如雲，伴臣唯唯諾不能答。徐鉉高談數日，因棋無對手，也只好默默無語。這既是太祖的機智，也是他對文士的輕蔑。但有一件事刺激他重視文士。乾德改元，他曾告諭宰臣，年號需擇前代所未有的。後平蜀，蜀宮人入宮，其鏡竟有「乾德四年鑄」字樣。太祖出示宰臣，皆不能對，而學士竇儀說：「蜀主曾有此號，鑒必蜀中所得。」太祖感慨道：「作宰相須是讀書人。」從此大重儒臣，並勸文臣讀書。《宋史》卷二五六〈趙普傳〉：「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也命武臣讀書：「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宋朝事實類苑》卷一）

宋代諸帝皆好讀書，聚書。太祖雖在軍中，仍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

書，不惜千金購買。他隨周世宗平淮南，有人讒毀他，說他攻下壽州，所載數車皆貴重之物。世宗遣使檢驗，只有書數千卷。世宗問太祖道，你為我作將帥，當務堅甲利兵，用書幹什麼？太祖回答說：「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聞見，增智慮也。」太祖建宋後，在削平諸國的過程中，也以聚書為念。乾德元年平荆南，三年平蜀，後平南唐，受吳越獻地，皆盡收其圖書。

太宗更嗜書，他曾多次說：「朕萬機之暇，不廢觀書，見前代帝王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制裁，全倚於人，則未知措身之所」；「王者雖以武功克受，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日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先王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朕性喜讀書，開券有益，每見前代興廢，以為鑒戒。雖未能盡記其未聞見之事，固已多矣。此書（指《太平御覽》）千卷，朕欲一年讀遍。因思好學之士讀萬卷書，亦不為難。大凡讀書，須性所好。若其不好，讀亦不入。」（《宋朝事實類苑》卷二）這些話是他的經驗之談。他讀書雖有明確的政治目的，這就是「酌先王成敗而行之」，是要自己制裁政事，不願「全倚於人」；但也是性之所好，「不好，讀亦不入」。人們每見大書就畏懼，認為無法讀完。《太平御覽》一千卷，他日讀三卷，「因事有關，則暇日追補」，並由此得出讀萬卷書也不難的結論，這對我們很有啓發。太宗也像太祖一樣致力於聚書，他在位期間曾多次下詔求書，大建藏書之館，棟宇之制，親作規劃，輪奐壯麗，甲於內庭，賜名崇文院，藏書八萬卷。

真宗以後諸帝也保持了太祖、太宗的傳統。真宗自謂：「朕聽政之暇，惟文史是樂，講經論藝，寧有倦耶？」（《宋朝事實類苑》卷三）景德二年五月，他到國子監閱書庫，問祭酒邢昺有多少書板。昺回答說：「國初不及四千，今十余萬，經史正義皆具。臣少時業儒，觀學徒能具經疏者百無一二，蓋傳寫不給。今板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時之幸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〇）從宋初建國到景德二年僅四十餘年，書板增加了二十幾倍，從「具經疏者百無一二」，變成「士庶家皆有之」，發展之速實在驚人。神宗繼續訪求遺書，得書近萬卷。徽宗也多次下求書之詔。靖康之變，藏書散失。高宗南渡後，詔定獻書賞格。自紹興至嘉定，散佚之書

搜得十之八九，加之著書立言之士更多，藏書反多於北宋。淳熙中編《中興館閣書目》，比北宋編的《崇文總目》多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宋代士人喜著述，喜收藏整理古籍，開此風的正是宋代諸帝。

宋代諸帝多能詩文。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太祖只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赳赳武夫。其實，他雖少親戎事，卻性好藝文。《庚溪詩話》卷上載有他的〈詠月〉、〈初日〉詩，都是一般文士難以望塵的。其〈詠月〉詩有「未離海底千山墨，才到中天萬國明」句，〈初日〉詩云：「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群星與殘月。」統一天下之志，已形於言。太宗〈賜陳搏詩〉，表現了他收攬人才的思想：「曾向前朝號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峰乞與君。」真宗有〈賜神童蔡伯稀〉詩，對蔡寄予厚望：「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更勵孜孜圖進益，青雲千里看前期。」宋人傳說徽宗是南唐後主李煜後身，這自然是迷信，但他們確有很多共同之處，文學藝術上都是天才，政治上卻是庸主，是亡國之君，都從君主變成了階下囚，最後都身死異鄉。在宋代諸帝中，就國家文化建設成就而言，以太宗為最；就個人文學藝術成就而言，則當以徽宗為最。他在被金人俘擄後，有〈在北題壁〉抒發了對故國的思念：「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南天無燕飛。」又有〈眼兒媚〉詞，上闕憶玉京繁，下闕歎胡沙蕭索，更有李後主風味：「玉京曾憶昔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繞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管，吹徹梅花。」同作階下囚的欽宗，也留下一些哀惋之作：「嶺南雲藏曉日，眼前路憶平蕪。寒沙風緊淚盈裾，難望燕山歸路」（〈西江月〉）；「如今在外多蕭索，迤邐近胡沙。家邦萬里，伶仃父子，向曉霜花。」（〈眼兒媚〉）南宋諸帝雖時有「瞻彼草木季，感此瘡痍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高宗〈中和堂詩〉）之類的冠冕堂皇的詩章，但實際上是過著「西湖歌舞幾時休」的偏安一隅的腐朽生活。光宗〈海棠〉詩就頗能代表這種心態：「東風用意施顏色，豔麗偏宜著雨時。朝詠暮吟看不足，羨他逸蝶宿深枝。」無論從寫作時間還是從藝術品質看，宋代諸帝的壓卷之作，恐怕都應算南宋亡國後，被俘至燕京的恭帝送汪元量反抗的〈在燕京作〉：「寄語林和靜，梅花幾度開？黃金台下

客，應是不歸來。」「黃金台下客」指戰國時燕昭王的謀士郭隗。全詩充滿了思念故都、渴望謀臣而又悲觀絕望的複雜感情，正如陶宗儀《輟耕錄》卷二〇所說：「始終二十字，含蓄無限淒切意思，讀之而不興感者幾希。」

宋代諸帝喜與臣僚唱和，常召詞臣賞花、釣魚、飲酒、賦詩。《庚溪詩話》卷上載，太宗時，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制詩賜之，其後累朝遵為故事。《青箱雜記》卷三載，真宗每觀畢一書，即有篇詠，使近臣賡和，並列有真宗讀經史詩二十三篇。仁宗皇帝也常召諸臣唱和。這類應制詩沒有多大意思，粗看似乎文思敏捷，實際上不少都是預製板。《東齋記事》卷一載有一則笑話，賞花釣魚賦詩，往往有宿構者。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帝命賦〈石水石〉詩。因出其不意，所詠多荒惡。坐中優人入戲，各執筆，作吟詠狀。一人忽僕於界石上。既起，說：「數日來作一首〈賞花釣魚詩〉，準備應制，卻被這石頭擦倒。」惹得眾人大笑。這是對文臣學士的辛辣諷刺，題出「宿構」之外，應制詩即多「荒惡」。

宋代諸帝都編有所謂《御制集》，動輒數十卷，甚至數百卷。《宋朝事實類苑》卷四說：「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不必盡上所作。」但也有一部份確實為諸帝手筆。文瑩《湘山野錄》卷上載，真宗祀汾陰回，宣示他所撰寫的〈太清樓聚書記〉、〈朝拜諸陵因幸西京記〉、〈西京內東門彈丸壁記〉，並對近臣說：「雖不至精優，卻儘是朕親撰，不假手於人。」真宗此話有所指，為楊億而發。《歸田錄》卷一載，楊億以文章擅天下，忌者譏毀他。深夜真宗召見，出文翰數篇，對楊億說：「卿識朕手跡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楊億知為人所譏，於是借母生病，不待准假就離開京城，恩禮遂衰。南宋也發生過類似的事，《貴耳集》卷上載，高宗曾作〈春賦〉，命徐本中校訂。曾覿因譏徐說：「上〈春賦〉，本中在外言，曾為潤色。」高宗頗不高興。可見，著作權的爭論古已有之。堂堂君主與詞臣爭著作權，未免有些心胸狹隘。但也說明宋代諸帝不願假手於人，並十分看重自己的著述。